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祭文

祭汪石潭公文

代九卿作



維公粹是淑精東南之美在類別丰居群殊趾驟
曠道林泮沿藝水旣涉其津亦亢其坻鏡流趨風
傾彼庶士稽訓先民效思行止望達承塵希景耀
晷厲節懷瑜茂猷秘蒞為時律魁禊禊其履蹈榮
惟恭罔有攸訾孰撓孰澄不濁不湜惠心鬯物冲
質會旨豁喻披雲淳同飲醴良冊飾躬奉以終始

在昔登明遂載厥聲有萃斯彥莫之與京迺躡清
華于帝之庭擢芳景福振翼承明辟彼皇鳥肅
肅斯征在虞翻飛于周雖鳴何食非竹何飲非靈
衆羽競驚枳集笈登翩翩五采覽輝後興武皇
之季艱我天造大辰晡精熒惑習耀藹藹曼著滯
淫揚澆公於其時不難不怵蘇奏濡行約軌矩蹈
迨其暨矣先笑後咷獨公完譽民之攸效黃面闢
啓光宅昌暉帝命惟嘉爲璋爲圭售經黼座珥
管彤幃太宰作貳珩芾逮輝贊禪廟謨上有道揆

日也一俊勤苦在都下圖升斗之祿有衣數襲將
寓致北堂之歡嗟乎毋尚能爲一俊着此也耶天
恩覃布而一俊獨爲枯朽無所與被也一俊尚得
以爲人乎哉卽復哭不已朝夕於位側聲未嘗怠
也諸與一俊共邦通籍在朝者某等若干人不敢
繁飾敬用酌醴庶益修奠于靈其文曰繫佳人之
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勗育兮宛姆訓
之所詒揆齊德之攸刑兮嘉隱君之令儀美內教
之誕章兮令子粲其宣輝介純芾以永祐兮固厥

受之所宜胡大運之弗度兮逮下壽而賚之彼令
子之在疚兮躬跼踖而屢摧棹孤舟以疾下兮辟
雛雁之南馳衝颺擊而竟遊兮白露戒而聲悲信
人生之太酷兮益天命之猶疑馮長風而薦芬兮
爰侑之以此詞

祭王少山尊翁封君文

庚寅八月之望王友志達以書來計曰不弔孤遭
疾於天降割于予先人嬛嬛在疚痛何可言年家
子某廼辯香清酌南望伸哀遂爲文告于可蘭封

體鑿摘朗運斤而揮廼進秩宗士志共熙媚于神
人裡袂具徽大議在廷岳立山巍禍苟則免福回
可幾公擇其間弗羨弗威英英鳳舉冥冥鴻飛如
彼迅矢決自張機褫組一朝其甘若飴十畝之間
桂枝連蹠巫咸所隣左右洪韓班豹狎旃文螭扈
閔俯藻綠渚仰蔭陽朶樹之香草芳與風宣鶴鳴
九皋其音戾天曠之望之如潦赴川曠望維何云
于東山庶曰無疚邦有人焉胡天弗弔降此鞠殃
古亦有言人之云亡士殞龜策國蓄棟梁百身莫

贖群慮愴慌道信運屈用厄名張烏知他日孰存
孰亡論歸于世魂返于鄉緘詞告哀昭鑒不爽

祭莊母陳太夫人文

癸巳九月八日全懿太夫人陳氏訃至其子吏部
員外君一俊爲位而哭辟標泣踊幾於自絕弔客
至者杖弗能起行屢扶而欲仆聲嗚嗚不能出涕
浪浪然垂也見者莫不盡意或慰之者卽大哭聲
不自禁曰天乎何辜使一俊至此極也一俊所未
一旦棄官而歸者謂二親尚健不謂卽不諱如今

君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明明懿誼先民之舊
怡心率物慈事肇基惇友恤匱展旅周幾維其德
矣亦孔之遺亦既有子愛而知勞造之無斃敕以
不佻鴻飛憲署鸞峙民曹維其教矣亦孔之昭約
已違辰安貞肥遯擷蘅擊莽桂紛蘭紉賁于丘園
不競不震維其哲矣亦孔之順身之不顯光被昌
暉帝命載錫寵誥相輝有莪其冠有裴其衣維其
貺矣伊教之綏軒車結駟高門有伉絜蘭絜玉楚
楚翔翔旣庶且碩曰裕而康維其嘏矣伊德之祥

明眸玄鬢葆光頤精曰養日恬攸于攸寧作賓于
鄉爲鄉之刑維其考矣伊哲之承嗚呼惟公敦時
令美以迂繁禧宜熾而臧篤右命之弗圖弗慮廼
喪廼悲聞訃思赴撫義衷歆蠲告斯將昭格不遲
祭謝汝湖侍郎乃堂文 代胡可泉作

嗚呼夫人世多夫婦乃生乃死人莫之知滅沒惟
第美惟夫人榮哀備矣自昔考祥曰視其履闕中
之修聞乎邦里如斯 報獲匪云移蚤喪所天稱
未亡人弔形依景有此寡身逝者如作斯言可申

文正惟兄方念厥祀因心則友弗子其子厥子之
賢爲今學士令德克孝謂夫人毋崇以嘉名介之
繁祉豈初不畜乃報之以某辱交學士館僚伊雅
生乎可拜沒哭禮也椒藻維馨敢薦于野

祭翟都憲乃堂文

繫碩人之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勗育
兮婉姆訓之所詒厥相攸旣獲樂兮偶令德而作
儀象幾望於易爻兮媿穆木於周詩介和祉以發
祥兮篤生此岐嶷鳳振輝以鳴岡兮騶驤首而聘

達問疊疊而宣逮兮陟崇階之巍巍祿及養而色
愉兮鼎七九以前施匪旨甘之足娛兮文懷之以
嘉辭口若一以播美兮曰有母以成之齊湘夏之
願祝兮指西王母以爲期胡大命之有極兮考厥
終而受遺靡朝夕以扶護兮魂不害而東歸洞庭
波而起風兮天吳矯而扈帷歷襄鄧之修路兮人
罷市而弔祠備哀榮於生死兮信純嘏而易悲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丁酉十一月十八日吳郡李母太夫人之訃至山

東其子侍御寓山君躡踊號呼受節與符以還于
上曰臣松不幸有母之喪不能終使事百爾官政
棄不省視跣而南奔某等備員藩臬辱有一日之
誼宜有薦奠以致一哀侍御君痛甚而奔之疾也
故弗及薦越次年戊戌正月某日乃得再拜遣使
走于吳下具牲與酒就太夫人之位而祭焉乃告
之以文曰古所謂爲母之慈而義者雖思其子之
甚必能忍愛而勉以事君之勤人子之賢而孝者
雖迫於君命之嚴而不能一日忘其將養之情於

驅馳經營之頃故鵠羽之詩憂王事之靡監而嘆
將毋之不遑夫欲將其母而阻於未之事而不
害爲人子之孝岵岵之詩毋嗟其子之行役而勉
之以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蓋曰其事人之不可不
謹且言歸之有日不得以念母之故而輟其共事
之勤也母之慈而知義若此彼爲子者外有君命
之嚴而內有母教之義亦安得不抑情以徇於尊
者之事乎始某等受事於侍御之臺蓋旅進而見
者數矣侍御君南向望母色慘詞感若不能一日
居於其職而太夫人之訃卒至侍御君之悲寧有
極耶然揆之詩人之義則侍御君之所遭亦古之
賢大夫而任使者之所有而太夫人之所不憾者
也考終之不爲死而有後之不爲亡太夫人其又
何憾焉某等緘此詞旣以侑太夫人且以慰侍
御君之悲

祭張掌科乃尊文

生甬東之故氏木在門而維喬抱遺經而獨究聲
發聞之四遙折疑義於群蒙靡廢夕與息朝玉在

東坡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氓而弗售光揜抑以終韜身不獲而後遺業厥子
之能紹矯鴻羽以漸序皇駿資而錫褒雖屈名乃
享實獲如種之可要諒之死而無憾神天行其道
遙禮重喪而致哭庶斯文之可招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
足以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印食五品
之祿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為困辱矣其才宜
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

為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微中是其
所以為之者尊顯困辱皆自外至者也士之所以
立已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
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
能使憂蓋至於此則權細之人終不能以得志於
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
不能卑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
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已所得
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

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惋悼悲嘆而不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祭劉長史文

博藝多材知畧敢武皆世之所貴尚也然伍被羊勝以材藝禍梁枚赫周丘以畧武亂衡山豈非守藩之度在於懷德而爲相者不樂其有此長也耶先生質直而寡於材藝豪曠而不爲知武於世所

貴尚者若有所不及然而奉法遵職王宮之中大治優游寵錫以長有其福雖遭值大王仁孝恭順事得其主而先生之爲相不近禍以致亂亦足多矣先生之歿也王人班禭而下賙岳牧致悼而臨哀所以勤乎人者如此亦足以明其生之爲榮而旅襯言歸有令子之孝扶服將護魂也憑依無所震恐又何恨乎他鄉某等辱與令子誼有世講異於凡民之有喪而官守拘戀有所不得致其情故申之以此詞而侑之以廣杜清酒靈其鑒之

祭張封君文

嗚呼一氣生人分殊惟萬壽夭富貴榮辱貧賤安
困樂憂福與禍患或相什百倍蓰稽實論報曰由
凶善嗚呼封君於此數端若擇而取何福不集靡
患不去彼天弗僭惟善人與今茲大歸厥貽斯美
是曰令終孰云非祉敢告公靈兼解令子

祭潘封君文

戊戌冬十月六日婺源潘補菴先生之訃至江西
其子叅知薦叔君行部在建昌聞之置案牘棄吏

卒晝夜東奔至藩臬之僚郡邑之屬不得吊慰吏
民鮮知者其友王某自九江歸不及送越歲己亥
正月之望始得寓詞遣人就補菴先生之位而告
焉其詞曰嗚呼先生有表式王朝之節而勸率止
及於鄉者澤潤生民之仁而敦睦止行於族有旁
周廢物之智而綜理止施於家故不及當身以用
於世行其學而有子以顯其志述其事其始仕容
臺茲叅牧省皆辱與令子爲僚令子之學宗宋朱
子而得其真言爲法程動中儀矩其雖貌友而心

實師之夫有韋齋然後有晦菴此某所以推溯本源私致慕於先生而幾萬一請見於他日不謂遽爾不畱使令子呼號跣走奪於所師而去也觴酒豆肉向風寓奠身雖不往而意固已馳矣且因令子之孝以告先生其享之否

祭大寧薛居士文

嗚呼先生以振古之才拔俗之氣超覽之識精覃之思初爲文章踔絕奔驚出入莊騷荀卿左氏浸遙二都班書馬記沉涵亭蓄蓄極而肆如彼長江

沙力竭至百川灌之沛然橫潰千里萬態浩不可
獨榮者阻喪魂棹心季晚究道真飲食知味本根
獨榮枝葉俱瘁覽盡群經一言有契往古來今上
天下地心潛將測乃蟠乃際著號大寧厥以明志
奇節清修洽聞博藝皆事之餘匪必匪意我生自
聞先後殊輩願言有懷道遠莫致先生於我曾不
遐遺過採虛稱謂可與議面目未交神情已詣瞻
焉懷之已踰五襪豈謂入邑先生予棄登堂顧瞻
徒肅虛位無窮之思潛然出涕宜莫有神知我來

此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歿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班班具存門人復記其所與弟子問荅彙而爲書皆行於世儒者乃爲夫子歿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三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絕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

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於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絕也况其言之載於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於已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爲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

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則先生之祠巍然於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僭告斯文

祭魯府紀善丘勿齋公文

嗚呼惟公冲夷之性閎廓之度醇懿之修恬愉之趣渾然天稟履之若素裝求兩捨以與物遇能者挾藝遭黜如失公富所挾不卑間秩起家一經師儒是職循循誘人靡懷懟屈懦衰不戒苟得如濡公日未曷善持末路帝眷宗播擇使往輔解組而

去魯不返顧孰云一官進退非難公於所處義命攸關進無繫吝退不盤桓循心而蹈於世相安制廩之薄惟儒官獨予匱急困廼性所欲門人之貧與我共祿宗親有饑待我出穀司成先正曰汝吾徒義文之畫陳邵之圖俗學鹵莽不味其腴吾說在此惟與汝俱大理名卿呼公維伯曰蚤克樹有與之植臺有風猷邑有惠澤揆自推功伯勉之力公於先人十年以長晚忘其齒友于之行竹林逸遊曲水嘉宴先後嘯歌誰謹且衍先人季女公之

邊孫托以姻婭情好彌敦四域之闔郭南維隅其
室匪邇過逢劇劬藐余小子執役寔從几席杖屨
安老之供側聆替窺寬中祥外載色載笑以爲提
誨天降戾虐先人捐館宮來弔賻繼以慰勉閔予
垢柴責云勿死摧裂之餘音猶存耳倚廬而哀久
弗我願始聞遘疾箸觴鮮御走侍安否拜伏床移
問少差與以首領之退謁公嗣告言後事歲時所
制誠信以俟荅謂勿然氣定神閒藥物輔良終愈
且還計辭忽至驚詫嗟咨扶服往哭堂已施帷貴
富壽康考終好德古命曰福公已兼有葆和以居
乘化而盡旣謂安常亦名處順其想慕儀則嗷嗷
而隨不達於命維誼之悲載肉在俎挹酒注卮公
其來哉跪侑此辭

祭丘檢齋文

士於斯人何如可命其業維經其本維行俗衰道
降士失操柄口耳之間數寸以徑入此出彼塗說
道聽割裂剽掠經爲竊阱是用夸毗猥卑不競惟
君發憤深思究竟圖畫開始宓神姬聖傳疏沿流

周精程正上窺下攬日以夜併飲食忘味亦忘温
清奧義難晰疑詞莫訂宿師所鑄講說紛評至君
而明抉剔包弁謹守一門不岐他徑寧獨經明其
行亦稱約繩畫矩足靡殊騁守瓶括囊言無擇病
歛束筋骸翼翼其敬端拱斯翔俯也拆罄人所不
堪我罔弗勝奚斯末品高明介姓無敢或慢初終
不更其貌之恭非以幾倖其言之温非以爲佞內
修于家尤至者性父悅子賢弟戴兄令紘紘薄俗
足使衡鏡君於爲士盍躬其盛如彼席珍宜在嘉
聘徒韞在櫝光以自映澤宮貢士晚以君應典教
蘇學前有安定思樂泮水可以游泳青青者衿以
共絃詠其施則微其道之慶宜久其施爲青衿幸
胡然一疾千里歸襯含不及視歛不及贈爲此莫
文握筆泱迸

祭都憲丘集齋文

天於生材付與甚艱旣其付之成不倏然歷多年
所始練而完惟公卓犖若性能焉早修敏習在少
不遷擺棄踐涉趨詣涯巔厥材之用亦有微權蹙

之踣之俾茲以全困而後作庶免迷顛惟公亨達
意得且便衷自神誘沛乎行川若執規矩周折惟
旋先帝武宗收士不試蓋有所待待今皇帝
帝初臨軒首賜之第濟濟三百孰爲魁壘世所屈
指數人而已公列其間有光無媿謂天所生先帝
所遺宜佐今皇躋升至治孰意數人中路遭躓公
雖未逢猶馭在位士心咸屬曉夕以冀宜握政樞
宜陪國議盡究其材以振斯世其數人者尚有未
死或待公與因公而起我與公游常勉以此公讓

不當以明謙退我知公懷所負在是公材過人千
里一騁在觚有稜在錐有穎庸庸之流噤不得逞
關口失聲俯其項領比益含藏闐乎休覲畛域難
窮爲陂萬頃瑕累可匿表玉之聖隱納垢疾山藪
斯盛欲量所蓄豆鍾何竟惟我知之每見增敬謂
可和齊賢否不競謂可調柔頑疾使聽多事之時
難持之柄期迄有庸微是曷勝嘗笑謂公高位來
速匪敢戲謾蓋以此卜洎其偉儀山貌電目非知
德者亦爲公祝何言一日氣息不屬約束四體屏

焉就木堂堂岳立忽爾推剝海內英游應相弔哭
况我於公相知自夙晚契益敦兒女交託視公之
瞋有淚如簇此淚胡爲孰知我悲謂我悲者婚姻
之私誰無婚姻則情之宜其情而已曷謂曰知惟
我之哭獨殊乎茲公所挾持不在尋尺與世豪傑
期通膽膈齷齷者訾非公之戚豪傑知之公以爲
適公業旣崇公譽亦赫然訾公者猶恐不克有我
知公公瞋宜憚爲此哀章以侑酌滴

祭楊利約秀才文

吾友楊君一魯之二予哭之旣哀每臨其喪則哀
不能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喪且三月几筵將徹矣
乃始抒哀爲文陳菓核肴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
甚哉君之不可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卽才雄於
同游之間而亦以取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
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
其雕詞繪句爲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
時合變爲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
者自疑自予之得與君友旣熟其爲文又詳其爲

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爲人果不可訾而其爲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修其爲人而盡反其所爲文蓋數十年之間其爲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爲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爲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矜不怠而知變焉君之爲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勉焉此予所以慕君而欲引君於道也君亦方有意於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爲人旣無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窮達之感修短之悲不足爲言之矣

祭李抑菴乃堂文

觀海而知河觀岳而知崑崙蓋本其所自也某等不及識夫人而知夫人之子夫人有子二人皆賢有文譬之天球和璧襲美室中豐楠文梓重英林

麓然非其有之則亦何以似之哉方夫人守約食
貧教二子而俟其成也不以二子之淹晦坎躓爲
憂亦不以是爲子之過蓋知其材之必有遇也及
其發跡奮身自致通顯夫人不以是爲子之幸蓋
知其材之足以得之也長子憲副君以直道正學
忤勢違時失驗封而出察沅湘方有兵事夫人能
以爲喜力勉其往而不許其迎與次子居于家蓋
知次子之能養以慰其兄而不欲以仰事之勤累
其子於官次使得畢力於王事以靖寇而息民也

夫人於窮達得失家國輕重之間爲有獨見而素
計其識有過人者二子之賢信乎其有所自也某
等辱交令子夫人之存有可拜之誼沒而哭之於
禮爲宜陳牲縮酒旣碩且潔而侑之以此詞

祭李筠溪夫人文

曾奠代作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衆矣有不爲母爲母已
難况於爲祖方其爲祖其身旣老有姑可事舉世
所少其備此者曰祖與壽不問可知已爲兼有其
夫貴乎其否與賢猶不能必事之難全蓋稟不齊

勢使之然有如夫人全此具美人斬于天欲其有
此萃于夫人靡遺憾已祥不虛集必有致之惟德
召祥乃理之宜夫人之德欲考而知於誰其徵盖
觀于茲某等與僉公接雅縉紳友誼周洽內計之
闔宜有吊唁牲酒既潔侑以此文

祭何親家母孺人劉氏文

何在晉邑是爲舊家隱樂田園不雜以他邁德之
種本而未華其積孔厚發之必奢爰及今日楊芬
舒葩詩詠綿綿有同瓠瓜倚與碩人惠淑靜嘉相

夫敏事黜其驕夸夫歿不惰老如幼髮以勞自勝
維思無邪教其子孫詩藁書芽日滋月益長發增
加子孝孫才暮年婆娑厥安伊何重較之車原有
杭糝池有鯉鯊豐豆潔杯物時且佳宜享眉壽受
祉茂遐令考以終大耋之嗟靈之順婦實吾女弟
佐夫誨子克踵姑美閑其內則施及外事秩秩有
序俾姑燕喜今其逝矣惟婦與子哀毀不迷終事
中禮某等有母之喪聞訃倍泗在几筵側弗及奔
視荒帛清酒久始克致匪情不足禮則有制撰詞

有莫庶幾鑒只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祭文

外祖李尚寶公發引祭文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我外祖竹坡公發引
之前一日也主人設朝奠將以遷柩告其外孫某
等免小功之服矣不幸有父之喪因服其重者入
會哭於堂而特設饌羞牲醴以爲奠而告焉嗚呼
公其行矣東門之野玉枕山之麓一杯之築隆其
如堂窈其如房公將託魂於彼永歸而不反矣人

之死也其魄則降其魂則升惟其備道全德完其所受於天而無害者魂升而靈爲神以昭于上而與天者游則公與凡人之死魄同其降而魂之爲神非人所得而同者矣其神旣靈而升於天雖魄降在地不可復化其所託而藏者亦必休祥所集孔固且安則玉枕山之築公其可以永歸而無患矣公其行矣嘉言篤行所以垂不朽而詒無窮者某已序次爲狀以行於世言不浮於事文足載其實宜公不死之神所臨照也公之存以備道全德爲時所尊信悅慕蓋千萬人而不殊然以私忌而毀之者亦一二焉公其行矣其神照臨在上其尊信悅慕者之衆非公之所喜乃天之所與也其一二忌而毀之者非公之所憎乃天之所奪也彼不畏獲罪於公而知爲天之所奪必且自沮而知改矣嗚呼人之生死於世如行跡之去留惟其不朽而存與泯泯而滅者不繫於生死之間公之存於世者昭昭若是公其行矣可以永歸而不反矣某等所以告公止於此矣攀慕悲痛如何可言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窮人力之知巧以造作而矯拂震耀世之耳目峻
跡奇功豈不見謂離類而絕匹惟枝葉不由於根
本情狀常露其心術雖彌縫藩飾終至於敗缺而
遁屈故小節細事或盡失其平生而衰年末路輒
沮喪於昔日誠舉此而究論前世之名公其不蹈
此者蓋亦甚鮮而况於近世之人物惟公性資之
篤厚器度之龐碩粹美殊稟已精氣之間值濟以
修爲之敦恪踐履之完密故其行業之載於世隨

施輒效俊偉明白焯星月之昭揭而舍其昭昭之
地求之於毫末之爲隱昧之隙曾無懈惰苟且可
以竊窺而潛索其退而家居日月云邁約束筋骸
於禮度繁敷之中保合精神於嗜好櫻接之外臨
深履薄未喻孜孜與慄慄故謂公之剛勇以百里
之邑宰列署之郎官當逆瑾權寧之克焰而宸度
人之變不動聲色坐使疆圉清謐皆世之所驚要
非公之所得其不以尊貴加乎匹夫匹婦而見三
尺之童以耄期禮之鈞與已敵斯其剛之仡仡千

鍾之祿三品之位稍屈已以締當枋之權台階衡
軸已旦夕之可卽而不少戀顧抗疏自劾固人之
所難而未足以知公之介決惟衽席之上衾枕之
間邪氣不干於四體常若齋居乎燕室其決於難
捨之節信於是而可覈某不學蚤仕負奇挾怪橫
鶩捷馳屢躓不悔益謬詭於高明而謁公之貌休
休斷斷寂一長之無有未嘗不退而自失中歲登
艾悟百虛之變滅惟中惟信堅於金石譬潦水之
歸壑思去華而反質方將待公不離隅側此儿女
之僕從豈謂忽然化去損邦人之瞻事與邑子之
儀式民之無祿所共嗟傷而不肖無似尤抱棄予
之恤恨陋之文豈足與於論述而粗浮頑率終無
典刑焉進修之敢必公尚不亡靈其可乞

祭黃靜山公文

惟仕惟止世之大義慕高跂榮或枉厥志所履彌
崇隱中多愧有溺而耽不能自退至於擯排猶悼
而悔薦紳先生鮮遺茲累惟公仕不爲高代耕是
謀奔走一職其祿易酌無浮於事以貽惡羞止不

爲矯亦免摧撓曰勸於勞筋力云老舍而自休一
丘是保官雖卑冗亦曰仕止二累不嬰善其終始
斯爲無憾可以沒齒某辱與令子講學同方叙契
於公伯叔之行何以薦之牲肥酒芳謂爲平生能
飲與嘗顧瞻帷堂其人已亡不我能卽慨焉永傷
侑以此詞以告不忘

哭王武陽文

王武陽先生之柩將以甲寅正月十一日發莆陽
歸于泰和其婿陳生實扶護以行莆之大夫士
與相屬皆哭盡哀晉江王某病不能赴吊遣門人
沈大易往會哭于莆陽學舍是月八日謹馳辨香
屬友人莊繼炳走候柩發之日送于道周而告以
文曰嗚呼先生之學修身立命形有妖壽不二者
性旣知其生自善其死太和孰家莆陽孰旅魂合
于天游浮清揚全返知覺昭哉不亡維是友生斯
道之悼攀送輜車何以爲告

祭林雲衢先生文

嗚呼披褐而玉在懷尚綱而錦爲衣含真蘊以內

足胡外物之可希彼力制而矯慕終自鮮夫天機
杳漸達之鴻羽瞻肅肅其可儀鶴長鳴乎九臯聲
遠揚而天飛偉哲人之高尚豈世網之能羈乘車
路以途泥安駟駕之駮駮茨桑樞與甕牖美數仞
而華棖懷絮不易乎狐溫甘藜藿其如飽藏道德
以阨窮厥心亨而志違抱遺經以俛仰每朝哦而
夕披鑽有堅而必入探無顧之不窺時發揮於口
頰疊玉屑而泉霏愚入由之智出虛往莫不實歸
維井渫之不及厘行道之惻悲虞氏久不為政歌
在野之式微邁年齡猶不倦獨懷此其何之嗟及
門之吾黨辱刮視而誘携尊所聞之不及力歲冉
冉以適馳悵儀刑之一失將日遠而日非洒掬淚
而跪荐愧醕薄而肴晞

祭黃曉江文

嗚呼木之有瘦石之有峰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
所施其繩削礪琢之功棄捐於深山大澤汨沒泥
沙穿穴蟲蟻沮洳蒼蘞之所蔽蒙而其奇形怪質
輪囷猥壘突兀玲瓏往往呈露變怪嘯夔魅而怒

雨風至其置之耳目之須摩娑瞻睹則足使人愛
玩駭嘆而繁卉溫珉退然自失其可悅之容故好
事有力者竭意搜取不忍其長捐山澤而二物者
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於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
事所處殊勢故二物之所遇或珍重寶惜於廣園
華軒雕欄瑤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
娛遯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
懷靈含秀怪怪奇奇非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
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成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
之難久既終歸於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
失於膏中嗚呼曉江今其亡矣奇形怪質既不復
存於山澤精魄靈氣猶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
變滅幻隴予顧噉噉然於死生之際哀悼歔歔而
不能已其爲拘拘吝固之人而不足以語造化之
大終

祭陳南津文

環鰲之澣而居者殆數千家而以氏族望於其土
數姓而已生於望姓者不知幾何人而詩禮有所

承傳產業可以貽藉者不能數人也於其間有詩
禮之承傳者或薄於生有產業之貽藉者或陋於
文若南津所謂兼之者也人生事情如此亦可自
慰然以令子之抱奇好學將旦夕奮跡發身及其
父之見也而今不可得見矣南津之歿豈能無遺
憾令子之悲宜有不可解者嗟乎使死而無知則
吾於南津父子之間將交爲恨之使死而有知則
令子之才之敏而志之苦必能有以自顯其身南
津有知之靈當如及身之存而見之也其又何憾
而令子欲塞其無已之悲亦在乎有以自力耳嗚
呼載此觴酒非旨而清南津來舉此觴吾果以死
者爲尚有知也

祭洪質齋文

大宗惟洪有望于英山旣英只川亦斯名發祥鍾
和伊人攸興其人孔多孰最有聲曰公實最長宗
之盟厥德之美篤自天委日功月行勤以積累旣
富且壽又多男子多而且才以顯公社仲剖麟符
季維柱史以仁牧人公曰移理其黜以直亦惟公

喜伯也晚薦教吳之士其末二生翔譽泮水皆公之訓振振書禮語福之隆其尤在此乘化而歸更何憾悔某等辱公相好亦與子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刲牲縮酒旣碩而柔公不可卽曷寫此憂爰寫于辭以侑薄羞

哭賁園兄文

兄孝於父母人也然父早喪而不得養其生徒有刻苦欲繼其立家之志而力又未及也得養其母矣而天奪兄年使不得終其事是兄之情事卒未

及伸而懷無窮之恨以歿也天平胡於孝者不厚其與而靳之如此旣不可知則有推而付之於命而已雖其如此而兄不泯之魂其能以自弛乎兄臨歿之言以老母與諸子託我我不敢忘養母之事兄有弟能執之朝夕之奉我不與知知其大者而已諸子教育之大者我當任之其細者有兄之內子在我亦不與知也以此告兄兄魂其少慰以弛否酒溫饌芳敬持以進兄如不泯當來舉一觴筋也

祭洪月樓親家文

嗚呼自惜有言卜壽以德或以貌徵少失多得德
貌兼稽鮮有漏忒惟公之稟祥慎溫克不躁不誕
愿而能飭居臨卑誓不厲呵叱造次之頃弗形遽
色世機抵噉每退而匿家庭之內靜嘉可則惇厥
宗黨爰及媼戚情禮具宜不學亦式富之與仁常
罔並獲公於治生日滋月殖人皆願之曾靡怨噴
農畊舞歌樂藝其稽後者欣赴爲殫其力厥以德
卜壽公之匹暨其生貌寔偉且碩何意堂堂忽焉

摧踣閔齡幾何踰艾之七雖非不壽於德未塞天
乎茫茫孰訊其極吾之季妹歸于公室中道夭歿
予哭之亟併爲公吊相向悼惻見公雙鬢蒼然班
白微怪其早鬢容甚澤予頃抱病聞公遘疾不遣
省視勿藥可必屬有遠遊匪朝伊夕豈謂須臾遂
成今昔俯仰平生悲攬于臆來登公堂邈不可卽
愧乏豐饌酒清牲瘠杼詞侑奠涕與酌瀝

祭戶部何他山文

嗚呼造化生材厥甚不易旣其生之曷曰無意俾

升於名俾達於位斯意所屬才克有試宜永以年
勿拆勿替令德茂業終抵厥至先生之生獨鍾醇
懿早齡秀發文采炳蔚冲厚内朗近道之器日修
月益漸臻明邃比揚于朝歲隣強仕敬爾由獄爲
國法士持身之廉與人之義好學自虛彌遜其志
克積涵摩將閔以肆胡爲一疾遽爾長逝鄉失仁
賢國殲俊又令人懵懵視天斯爲胡然生之胡使
早棄茲所嘆悼盖閔斯世至其一家俯仰之計旁
無近親下絕息嗣行踞心惻潜然隕涕惟其達觀

超舉洞視修短吉凶蕩然齊致舍是之云何能爲
慰

祭侍御陳見吾文

會奠

嗚呼維公英資天挺絕出輩倫文之問學益邃以
醇春秋指授集者如鱗三傳異同臂彼絲棼理之
有緒曲暢區分晚甲其科聞于有閩匪直也閩海
內有聞聽讞之明誦在越氓執刑秋肅實温以春
持經飭律民之司均莪莪風節入正臺紳在烏有
鷲萬目眴眴鏗錡巍論群耳爲震破柱取奸如漢

虎臣直指奉使亦埋其輪權幸側睨百忌集身叢
輜折軸于古有云議祔一疏瀝腹以陳覆謂我狂
可畏壬人竭忠賈害殆卽鬼隣完軀還里荷帝之
仁帝仁且明鑒下孔殷暫斥將召豈終棄淪蔽賢
有責鞅望未伸宜養以俟誰曰不信胡意違疾不
吊維旻忽然形化氣應不泯乘雲騎星精喪尚真
祭陳見吾先生文

某生十一歲寔從先生授春秋讀先生不及終館
而某往卽他師竟以易起家使某不得聞聖人筆

削之旨蓋有數存焉然終身事先生以師而先生
亦友某以問學自在仕至閒居相追隨二十年間
講究談討前人學術之是非當今時務之得失人
材邪正用舍風俗之汙隆升降言之多矣雖合不
一要爲不離於學問流俗無用不惑之辨察未常
有焉中間某以葬父哀苦瘁感之項而先生亦爲
掩其子彼此異同必竭所見蓋亦師弟朋友相與
拆衷可否直而無隱之義他人不免以爲疑而吾
二人者未始少有間也日惟望先生之出振發奇

氣施設壯猷使春秋之讀見諸行事何意一旦淹
然以逝也嗚呼痛哉先生於鄉所敬事者莫如故
竹坡公所嚴交者莫如張淨峰公而某之不肖直
以一日及門之雅遂辱從遊之厚竹坡公吾外祖
也淨峰公於某尤不淺不揆哭先生未幾而淨峰
之訃至自楚嗚呼數日之間豈堪此兩哭耶縉紳
奠先生之章某旣執筆而復述其私以致門下之
慟肴芳酒清先生豈復能飲食之

祭長史徐浯溪文

嗚呼公果止於此耶公果止於此耶公以恢弘肅
給之材和易寬博之度溫粹冲挹之容磊落開敏
之辦其於酬世揆物應變成務足以上下皆宜彼
此無數時所謂美職顯位隆秩穹階以宅名才而
償異績者乃公所宜據而齟齬仕路跋疐艱阻久
淹百里僅起留曹未涉叙遷輒遭左授 趙國拜
相之命縉紳交駭不曉何以畀公然公方且不以
顯晦榮瘁嬰懷雍容笑傲携牒紆紱懽然就道是
雖不得效其材於世而輔導賢王守藩謹度共享

榮寵以終其身亦足以自同古之不得志而隱於
祿者而忽遘疾之官未幾溘然不起嗟乎豈惟
世之容公者狹不使得達於仕而天之奪公又迫
竟不得永其年吁可恨也某自童稚辱教有同子
第而重以令子與先人連姻之雅情好彌敦聞公
之訃實深傷悼念惟尊甫老年哭子之悲令子終
天永慕之痛九泉有知應不瞑目然尊甫受稟獨
厚疆健堅決眉壽無疆而令子賢孝能於大故摧
楚之中忍情竭力持家治事以奉其祖而力學好
修發聞於時以繼公欲爲之志而泄其未盡之用
蓋必有日公亦可以瞑目矣觴酒豆肉謹薦几筵
而侑之以此文旣以告公而且以塞公父子之悲
公其享之

祭侍御林沙溪公文

嗚呼惟公德宇之懿甘雨祥風踐履之醇精金良
玉襟懷之曠汪波恬海心事之正白日青天宜保
不貲之身介無疆之算永爲縉紳之楷範鄉黨之
典刑而今已矣吾徒何所依向凡在同遊與及接

後塵者孰不嗟悼嘆息於公之云云不然公得壽已
高諸福備有令善終始曾靡遺憾某等雖公爲士
夫鄉人痛而於公之所享無所可致其不足之恨
旨酒在樽芳肴在俎猶庶幾平生侍談其遊之狉
狉而公不復來舉此觴筋矣悲慕之情如何能已

祭李筠溪先生文

曾奠

嗚呼清溝之里峰映澤匯奇秀誕鍾氣數攸會樹
之葦竹如簣斯會猗猗青青鳳兮來萃乃鳴乃飛
翩翩噦噦篤生賢碩應時之泰竹坡騫騰蔚爲人

瑞公乃繼起接其翔劇肆公之學鈞深探贖孔子孟
微言義文奧畫宿師積疑渙然永釋虛齋先正教
人以易公蚤入門遂忝所得師承原本文有法式
師所著書公廣其刻傳于西人施及遐側後生講
習開蒙發惑肆公之政善斷能聽始評棘寺讞審
衡鏡色詞有稽徵以法令陟爲蜀臬風裁獨正繩
奸摘隱節剝穴罄吏有苛賦解綬逸迓豪有暴武
懍膽改行秉憲持體與御史諍坐此失官旣去乃
詠如公之蘊不究其施人莫不憤公善自怡葆光

頤和林泉娛熙老而益康介此純禧從以孫子寔
教書詩桑榆之景宴樂具宜壽豈令終靡有憾遺
芳肴在俎清酒在卮荐此侑文公乎有知

祭外祖叔李筠溪翁先生文

嗚呼公與竹坡公以昆弟相繼登朝海內之人莫
不知有晉江李氏之賢而清溝之山川靈異遂爲
泉人所談竹坡公以乞養父母自謝而歸公又以
忤臺臣見罷何天生斯人而不使之大其用也憶
某稚時公嘗課以童子句對應聲而荅公頗以爲

奇也公歸自西蜀某方游庠序總角卅耳公閱其
文嘉許而期之及叨第歸婚屢得見公凡與其語
者皆居官應事之大端細目某幸得有聞因嘆公
之才宜大用而不用爲深恨也竹坡公旣棄斯世
賴公巋然壽康靈光獨存猶慰瞻侍而今已矣嗚
呼悲哉鄉士夫之奠某爲文述公政學之盛以侑
薦告而此特叙始終之感以致攀慕之悲云耳公
如不亡猶鑒于斯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祭文

祭司徒鄒一山公文

歲在乙卯地震之變連山陝數十州縣崩山塞河
摧壓以數百萬家民之死者不可爲數 上震痾
省躬思所以救恤其民而修禋告之望祭於華嶽
西河疇咨廷臣曰惟戶部侍郎鄒守愚克稱任使
於是公輟司徒之任以往公所爲布宣 天子憂
民德意多方振護以還定安集未死之民而精心

恭事以觸罪祈祐之誠告于名山大川勞瘁備至
竟沒于其事蓋以死勤之也計聞 上爲悼歎錫
之恤典加贈易名恩禮特異遣使護其喪以歸人
孰不死如公之死可謂得其所終無憾而有賴矣
友人王某抱疾不能往哭謹遣奠于几筵而爲文
以告曰自世降才難而士者患於致用之偏此重
彼輕寸長尺短如物之在衡與合十指而度方圓
浮白大纒巨吸瓮噉見謂多能於幹濟而鬻里吏
議抵牾苛文無以逭於立監佐史之讐委蛇襜翔

步盈咫而趨引繩可以賈醇學之芳譽使之舍其
兩手之端拱而馳驟於荆棘阨陜則息竭力匱而
率仆於躓顛以宋滕元發蔣堂薛向王韶之兵謀
吏事終身不免於口語孫泰山石狙狽顏復焦伯
強之儔幸其不試於劇難而狙狽之小露其所爲
已蹊後而跋前在今日之甚患由昔賢而已然此
漢武所以得殺狄山以一障之乘守而田文與吳
起論功及夫主少國疑之頃起亦俛焉自失內慙
其不足而不敢復言也惟公稟材之異受氣之全

圓規方矩不能困之以周折之難而應事綜物時
出於側徑旁蹊要以濟變成務而返歸於周道雖
有出入終不踰乎大閑流清渭之湜湜朗然自映
而不以形物而群污衆疾并納涵藏辟藪澤與山
川柯葉廣陰疲暵者莫不望陰思芘而亭亭挺立
絕蘿蔓之縈援固修爲之備至緊靈瑩之昭宣予
嘗謂道世交喪至於今日淪趨愈下之勢何啻建
瓴水於高屋而走九折峻坂之丸陳前人之成法
亢儒者之高議惟有決此世而逝之不復靡祿爵

而嬰事任之權使賢者皆如是以爲潔世亦何賴
於人賢陰陽消長之會必有人焉幹回於其間在
大易之垂訓尤諄復於人事而不徒諉之於天閉
塞莫若否傷害莫若剝而得輿之載疇祉之離當
夫窮極築底之際彌見聖心之拳拳苟有意於斯
用非公其人而孰能爲之先營私之屈宅巧於穴
兔蔽主之淪記橫於懷山於斯之時而欲誘以狗
公之惡哀民之殞亡馬疋而渙有丘引彙征之吉
俾若茅拔而茹連持釜鑿以納柄曼曼乎其難入

甚撼石而攻堅非夫和平足以調肺邪曲之論忠
信足以消釋猜狷之情勉扶掖於左右復後推而
前牽不觸藩而遽退善包斥以俟潰豈悻悻淺識
小言詹詹者之所能辨而胡遽奪公而去旃嗟予
與公束髮入仕投誼托契積有歲年臨風寓奠睠
焉涕漣抒心爲詞不覺戔戔厥獨論其大致以明
云亡之有繫於邦國而平昔交游之好寧足縷細
而繾綣

祭知府郭白峰文

某生於鄉也晚輩行去公先後不相及比叨第得
請還家而公以御史直諫譴斥閒居自此始得從
士夫之後謁公公辱以長者獎引後進之誼見接
其時年雖少已知公爲鄉之偉人入仕久之知公
爲浦江廉能之蹟卓絕一時在臺以風裁名節自
矯厲丰采動於朝端出按謨南黜貪去殘發伏摘
奸威明足以自振其職猶不以萬里之遠忘九重
之憂慷慨一疏有古之直者所不能言非獨今人
不能而已旣而再起爲崑山廣信南寧世道日下

而時政亦愈變矣公終不少改舊操以法自繩而亦以此繩人視世之媵媵脂韋取通顯躋崇要者如無也故竟以齟齬不容公亦浩然謝去矣嗚呼直道正氣天地所賴以立一日不可泯於世公獨躬有之故雖不達於仕而歸安於家巋然爲鄉黨之望者數十年非偶然也吾弟惟中性中與公之仲子爲同業友性中又與公之伯子締兒女之盟自是遂爲通家公年高德邵孫子衆多皆才且賢備人生福履之盛鄉黨莫不道之然公臨化之頃仲子忽以疾逝吾兄弟不能不爲公致憾於斯叔第係官留都聞公子之訃宜深痛悼同度其子也故預於茲奠惟公不泯之靈其鑒之

祭易愧虛先生文

嗚呼國崇儒術造士以經辨傳註之同異稽先民以作程懼雜典之誣惑謹源流之師承患兼泛之不篤俾專一籍而致精緬六籍之宏博莫大易之難明孰悟意而忘象尚文義之俛俛偉虛齋之先正溯一派於考亭不沱沿而汜涉直濟岸而先登

美及門之多彥獨晚器乎先生竭闔粵以相授果
陸緒之能繩昌師說以開誘遂襟透而踵仍循途
軌而得轍守一家之門庭寧執陋以蒙誚不旁誤
而毗矜惟所學之專一肆百為之有徵明水方淡
而梅鹽可知良玉不琢而虹氣光熒無枝詞與竒
行絕智巧於中肩言未出而已信色不厲而內貞
鄙吝為之消釋辟飲漿以析醒洞肝腑以昭晰乍
底露而粵傾久斟酌於溫粹又千頃之涵泓惟中
心之不彼詐亦他人之我誠隆天親之至性藐浮

雲之外榮掛東門之麗冕遯嘉肥而不憎侍膝下
之懽笑老婉戀其孺嬰視朝夕之甘旨暇日及乎
桑耕友因心而懇到高堂悅而增齡菲一身之服
食豐游從之肴烝客不知其常匱澹求伎之不形
入微細而周悉表盛德之無稱惟孝敬與廉靖庶
彷彿其所名繫所施之不廣因位下而處輕出千
百之一二亦遠絕乎凡恒彼東流之寡鮮幸得師
而奮興知本末之所存敏學文而敦行汎浙水而
應聘握評文之鏡衡貴本實而賤華爰樹立於風

聲古東平之郇邑賦歛重而滋刑撫烝嫠而有怙
漸招散以懷惇不期月而報政底四景於救寧餘
澤及於隣邑曰胡不終於我乎父兄紛京師之浩
攘雜五方而混并惜趙張之悍健猶姦究之不勝
比佐刑於京兆民不犯而獄清裁股削之誅求屢
逢怒而不驚固隨職而有効曾何足以語一二於
生平嚴俎豆之崇報貌生像之崢嶸厥春秋與伏
臘躬官師而走群昨滿單父之善政在孔門之才
已稱英持今茲以方昔孰倫擬之失憑迨維桑之
恭止久鄉黨之範型心居德而慄慄容逾老而兢
兢不貌慢與言疾掬冬日之曦晶俗彌薄以難挽
賴典刑於老成胡昊天之不整遺忽乘雲而上征
某愚暗年及成童稟命先子負篋趨風謂夏楚之
不任豈堅木之能攻遽器獎之踰溢越同輩而凡
蒙知向道而不力顛垂白而控洞慨滅質以溺心
誤師傅之正宗尚靈爽之照臨誘遲暮之天衷借
此志其不昧終後死以靡恫

祭洪蓮浦公文

是歲三月封戶部郎洪蓮浦翁終于寢其子金華
刑守號呼吮踊棄郡人以南奔一邦之人悲不得
留其子而恨天之不憖遺一老相與哭于水滸之
舟次郡守君稽顙再拜以受邦人之吊乃以五月
至家某辱郡守君之交既哭之於郵館復效昔人
隻雞絮酒遣力走致生芻之意就几筵而奠焉而
侑以文曰修道盡倫絕不以人情參天性莫如聖
賢之論然猶以有父子爲可以無憂也古人之作
述固非後世所可妄擬而俄度要以爲有承戴於

前從任任之際而情事可以不累則關百聖閱千
載而無異心耳然聖賢於此猶存其教焉所謂無
憂者豈誠泰然居乎其間而無所修明於經傳之
義哉夫誠有爲吾之父子者矣而吾亦爲其父之
子與其子之父也前者作之非有述焉作將安付
後者述之非有作焉述何所受雖居於其間而受
遺履盛固亦兼有述作之事焉不然則祖孫相與
爲作述而居其間者漫無所事不亦虛人道之一
世而三千年之間爲缺陷鹵莽之人耶古之所爲

無憂者亦異乎後世之云矣翁以碧潭公爲父而以郡守君爲子世俗稱無憂者宜莫若翁所處之盛予獨謂翁所以爲碧潭公之子與爲郡守君之父固必有善繼而可傳者豈徒逸豫晏侈如世俗耳目所誇詫榮華腴厚之享而以爲無憂云乎哉某不及拜翁然辱以令子之故遣使往來忘年輩之尊而與之爲訊問交際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託於知生之誼而爲此文翁其鑒之

祭林龍峰先生祀鄉賢文

鄉先生林龍峰公之歿士民上其行事于郡邑大夫郡邑移檄于兩學得其行事如所上不謬遂上于部使者督學使者並下其議祀先生於學宮於是戊子歲七月朔行禮鄉後進河南叅政王某敬從諸公後拜先生之位於郡學之鄉賢祠而爲文以告曰孰是瞻仰穹宇巍墻曰宣父在其神洋洋恤茲一室寔宅其傍仁義禮樂周浹皇照臨在上曷敢侑康不誅而嚴禦於丕範其嚴伊何論有否臧有異有同有約有詳一七之俎一豆一觴重

於廟烝從享太常儼然在位正席偕嘗有以政業
有以文章先生來處在位有光先生之仕蹟而不
剔直道行志斯業之昌先生於文好所未遑有物
之言匪文自彰惟忠惟信惟德不爽踐之甚邇道
阻且長孔門所教世遠將亡率是素履不倍不忘
以侑其側對越昭明先生妥哉予言無荒

哭愷中第文

嗟乎痛哉吾待汝以佚吾老以蒞吾終而乃使吾
主汝之喪耶吾待汝以萃吾集以傳吾書而乃使

吾料檢汝之遺文耶吾兒之長者待汝友之幼者
待汝教之而乃使吾育汝之孤嬰耶汝之學問未
足以自成而見於朝夕課習之業行誼未得以自
克而見於家庭從事之倫材能未可以自效而見
於朋友之交敬樂聯合之益謂天無意於汝耶不
宜畀汝之才之志謂天有意於汝耶不宜速汝之
年謂天無造於吾家耶不宜使汝生於吾母之懷
謂天有造於吾家耶不宜使吾母哭汝之死以汝
為有咎耶則汝於事親從兄朋友之交之間無負

於神明不知其所爲罪也以汝爲有過耶則汝出入起居男女交接之際有合於繩檢無所歸汝之責也嗟乎汝之無罪也無所歸汝之責也而遽奪以去是吾之不德護譴于天無以見才第之成且立使其割心摧肝痛苦而不得卽死以重罰之也嗟乎吾不死而遽汝之死吾其愧於汝矣汝知吾之未可以死而遽死以傷吾之生汝其爲負於吾乎吾今雖哭汝猶不敢不愛吾生以吾之未可以死也汝知吾之生之有係於世冥冥之中猶欲相吾之存也雖然吾雖欲自愛而汝之摧割於吾者在於肝腑心膺之微恐其銷鑠迸迫齟齬之軀而不得以久存也汝其果負於吾哉嗟夫汝之事吾之嚴也使吾朝夕視七筮於几筵之供汝而有知其尤有不安於中也茲辰之奠吾使妻接手治之而使兒子敬進之汝其安然來享以慰予之悲也嗚呼痛哉

祭丘集齋夫人文

於惟夫人作配中丞非徒配之勗敬其刑中丞之

功夫人有庸中丞之德夫人是力中丞之節夫人
寔劼中丞之業夫人攸攝中丞之文夫人與聞中
丞孝友夫人左右中丞之志夫人暨之中丞之名
夫人成之赫赫中丞人仰其外壘壘偲偲孰知其
內斯皆甫士嘗職所畀非婦人能參其投遺或有
相之得一缺二孰如夫人克備厥勤婦所能者全
美具懿譽夫人能繫其眇細中丞之存人詫其盛
夫人不矜不侈不競中丞之歿光榮去矣夫人不
戚不餒不菲持其常度以令初終家法儼然不替
有隆慈其二子教克於愛勵以先公必肖無怠雖
學未立亦日于邁仲也之顯可翹而待于與中丞
結契同朝神志之合不紹而交申以婚好百世永
要中丞比歿爲世長嘒曾不及家有夫人在下見
中丞其色靡悔夫人今歿瞑不可知留其餘貴爲
二子詒二子善承其恐忘之吾兒之弱何足云託
負公遴擇貽我以忤告誠薦莫匪他人若

祭許毋丘孺人文

某之友許子天琦門下佳士也乙卯歲應清江張

西吳翰林館賓之聘實其母丘孺人遣之行旣終
館上春官丙辰不中第還未至家而孺人以疾卒
天琦行至三山聞訃跣足號哭幾絕其旣就孺人
之夫厚齋翁所爲位弔焉至是乃醜酒割羊爲奠
而告以文曰維靈淑德宜享遐壽相夫晚娛視子
用究胡遽棄去使夫抱疚子業方將而名未就子
材且賢天性克孝終天之閔訣不面受殮不扶尸
殯不馮匱彼旻伊酷不昇斯佑川逝無回泉昏靡
晝鳴嗚烏烏血迸孤味肝腑摧裂屢絕以仆吾勉
詞以爲奠侑

祭郭生父母文

嘉靖戊午二月初十日郭母慈肅柯孺人卒其子
弘業君與其二昆殮殯以禮已而二十七日尊甫
一林翁亦卒不越兩旬之間連有大故嗚呼哀哉
某與弘業君最雅誼當走弔而煢然在疚不能捐

几筵以相赴謹其清酒辨香束帛屬弘業之甥鄭
望岳代致于靈几而告之以文曰嗚呼一林翁之
隱德慈肅氏之聖善媿德借老循理樂生優游殆
八十年以正考終無惡斁於鄉黨無誅責於鬼神
生既齊年殆亦並月人命有極天年奄盡雖爲子
之所痛而在人有不能免某不爲翁與孺人悼之
也惟翁義方之教而孺人相以丸膽之勤使弘業
君親師取友績學攻文既已拔出倫輩升名俊造
尚以未登大對咫尺天路謂天命可候而遽有今
日父母誨子之心人子顯親之願幽明之間遂謂
永憾此某所爲翁與孺人恨且重爲弘業君悲者
也一樽之酌弗躬弗親告詞不文聊見通家惇實
之情庶其鑒哉

祭丘室洪孺人文

維靈生于望族歸于名門所事伊何省庵之尊嚴
而有法難得其訢舅曰婦賢靡間其言所儀伊何
維吳亭君其家之起如涌如騫夫曰能然內有妻
存吳亭於家匪直也勤克順克孝敬共二昆暨其

睦任具有彌綸爲家令子於鄉有聞維其相之其力孔殷云何不淑去如川奔予厚吳亭欲慰何論爰作此文以侑酌樽

祭蔡母楊太孺人文

是歲安平寇警蔡北塢次塢兄弟奉其母慈嚴楊太孺人至郡城寓于陳氏之館閱三月而太孺人以疾終於是年八十四矣某等於太孺人表姪孫行也北塢次塢異姓世父也走哭於寓館二君哀不自勝泣涕交頤如孺子慕哺母者蓋痛其終非

家寢云某謂古有寓禮徙而之他境今由鄉入邑一舍而近問醫擇藥食飲旨甘畢得所求歲制日制之具宿治而致美斯寢也已其又何憾茲以八月之朔率弟姪剖牲醢酒致一酌之忱于太孺人之几筵而詞以告曰嗚呼維孺人事本齋公植家厚生有鵲巢之功約用索出有葛覃之儉肅祀躬事有采蘋之敬執勞兼猥有卷耳之勤歛已逮媵有樛木之惠育子均愛有鳴鳩之一揆其儀德不愧卿大夫之母北塢君宜顯士而困於一經梅嶼

君仕矣顧滯於下僚故珈副之飾弗藿之章未能
及其母然有待也况諸孫繼起猶未艾也孺人雖
不及身享之沒者有知尚與木齋公歆華寵於九
原哉瘠俎樽酒維以告誠

祭丘母黃氏文

是歲九月二十五日丘母慈懿孺人之喪其子維
棟以計吾太宜人爲之涕出盍孺人之婦吾太宜
人女也孺人之存與吾太宜人以婚姻二母相問
聘勞接甚懽情愛尤篤其來計吾太宜人旣涕出

特悲而遣某與兄弟輩相繼往視殯且哭焉越十
一月之望孺人之喪浹五十日矣吾太宜人悲之
不置乃具碩牲清酒而自爲飲食之物以命某曰
汝其往奠以塞吾悲且以明吾之愛其女而於其
姑篤也某奉命就其子維棟几筵之位而奠焉而
侑之以文曰古者男女各有位叙吉凶之間不相
及也則不相爲禮然孺人吾妹之姑而於吾母又
篤也藿肉在豆清酒在杯吾母所治也某敢不奉
而薦諸且吾妹哭之在房令子維棟哭而告之在

邊巖文集 卷之三十四
旁孺人其來舉一七勺以副吾母之意也非某之
敢薦也

祭建安楊母謝太孺人文

於乎建安之楊之姓著於天下非一日矣自文敏
公歷相三朝相業爲代第一不獨其施於天下者
盛也其家法尤爲天下所宗故楊氏稱著姓非徒
以富貴有名而已太孺人歸于上虞公乃故相之
嫡後家法儼然如一日太孺人能守其法閭儀闈
則完懿備善傳誦爲一姓女範自始逮終六十餘

年爲婦爲妻爲母兼三者之責皆有其道婦順而
敬妻佐而弼母慈而教全懿善以介景福人生之
嘉事畢集于躬勞之而見其成致之而久於享合
天人之理而和同之雖曰內美蓋亦斯世之所難
也吾第道原與令子華山先生有道誼問學之契
遂申以婚姻以益締兄弟之好寔奉太孺人之命
以敦斯盟也某因吾第得聞太孺人令德未由登
堂展拜講子弟之儀心固以爲華山先生祝其眉
壽於無疆教其子以臣道爲名卿大夫於一時而

進賢文錄 卷之三十四
太孺人遽以考終未及見其子之仕也豈非萬分
有一之憾哉華山奉母教稔矣他日終當以功業
顯光潛賁幽爲太孺人慰蓋終未嘗有憾也孫曾
振振之彥將與華山相繼融顯永故相之澤於不
替而莫非太孺人遺祉錫羨之無已也於乎盛矣
某卧病山扃從吾第家問中得太孺人之訃竊用
驚悼緘帛寓奠媿不能躬致几筵而侑之以此文
靈其鑒諸

祭史母太安人慈肅吳氏文

嗚呼婦德不稱於邇外而積累勤之久則或爲族
戚之所歎譽或爲隣黨之所傳說而徽懿令善彰
著不可掩及其閱日之多行年之邁則歎譽者以
爲事蹟傳說者以爲式範可與有四方之事者均
其有聞如太安人之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和娣姒
以禮接姻婭以嫻拊卑幼有愛馭臧獲有法形爲
歎譽傳說見稱於人非一善矣至其慈不弛教督
二子以詩書之業德義之方竟見其成而方享其
榮尤以母道有稱二子異日問學風節將爲眉山

之蘇清江之劉功業名位將為許昌之韓滎陽之
呂皆未可量太安人之教將彌久而益有聞所可
憾者方享子榮而遽以天年終然長子宜之拜官
之便省覲于家稱觴之慶甫伸視藥之勞加謹而
含襲殮殯之重乃躬乃親必誠必信使其弟節之
亦可以逭於繫官承訃不及終訣之恨豈非德善
所積無責於宜宜故顯以是報太安人母子之間
而昭白其賢孝之實耶某等忝在縉紳禮有會奠
特撰此詞以侑酌罇

祭新興尹莊玉泉文

嗚呼玉泉溫恭之度忠信之資謹身飭行靜默自
持擇地而蹈周折矩規為義甚勇好德如飴友于
至性和若墳麓敦睦族姻處厚安卑喧呶逆耳不
激不隨早歲明經文聲四馳苦心刻志靡怠昏曠
旁窺百氏寤寐宓姬敏修趨詣邁越倫夷冲飛鴻
翮宜漸于達數竒屢躡矯翹而垂鬣官選士以君
應之抑情就列委命俟時晚從一官匪才之宜孰
隆其與而嗇其施始佐永嘉愷悌惠慈以儒飭吏

政肅事治民曰父母士以爲師晉尹新興夙志不
移禁奸止暴罔敢恣睢調柔和良厥民寔裨信已
獨行不求人知竟以此黜柄者行私人咸惋歎君
獨自怡謂彼譖人造物其尸行使止尼曷辨成虧
徜徉十畝論文談詩手不廢卷篝燈夜披君素多
疾羸然蚤衰不卽嗜好薄味淡滋形蘅神王謂當
未期詎意大命竟止於斯室有內友善視家兒有
德之後旣篤其遺如彼薦葦報以豐茨發祥踵美
孰測其涯君其瞑矣慰此哀詞

祭曾祖叔母伍孺人文

孺人享年將百歲子孫曾滿前皆賢且才爲春官
選士學官弟子彬彬然文華堂靚室美衣甘食之
奉晚而益豐人生之福備矣此族黨姻戚所共歎
以爲盛者也而孺人之福有尤盛者二子相惇以
友悌如一人之身左右手足合爲一體墳笮和聲
奏於一門厨不殊爨篋無異衣化訓諸孫遵行其
教皆如一體而分孝友敦睦之美爲一鄉之望孺
人所以處靚室而安服美衣而溫嘗甘食而旨怡

然於頽齡無一歛眉蹙額之戚千於胷中其福之所享超乎外物而重在於天性人彛之間此其所爲尤盛也委化而去含笑入地真可謂無憾矣某等以卑幼從主人之後哭于几筵不能不衰而撰爲此文以侑奠觴不敢爲孺人悲而且以爲主人慰云

祭同年蔡西坡文

嗚呼君仕宰百里未爲不達年踰六十未爲不壽有子與孫能讀其家書人生如此亦可以無大憾

而予獨爲君有憾者君虛齋先生之子也先生之書四方之士共讀之則先生之子四方之士宜共愛之而先生之事有待於其子者亦宜與先生之子共爲之然君之弟思毅君以英才登第入仕方淺未有大過當事者遽不能容使其早瘵以死君偶不得志於一第受命宰邑亦可以保護憫惜使之漸發聞於時少顯先生之後而當事者復不能容之遽以罷歸何世之待君者狹而所以厚先生之後者太無意也君旣不得志歸家益踈於事與

世自絕而先生之事有所待於後人者君力不能
自為而人亦無復與君共為者尤可悲也先生之
廬燬於火而不能葺墓疑於水而不能決其徙與
否而丁夫人之殯以卜域之故久而未厝先生之
像託於環堵之間而尸祝之祠不嚴此皆君之所
欲為而不能無待於共為者而君遽歿矣其存如
是其沒也又尚可冀乎是予所為君有憾者也予
生也晚亦嘗讀先生之書又辱與君兄弟為同年
抱慚無以自釋徒托於此文以為君悲然君之子
孫必有顯者其猶能畢君之志而予之文有可以
告人者當有讀先生之書者與君之孫子共為之
君亦無憾其不得自為也歟嗚呼悲哉觴酒俎牲
非足以薦尚饗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雜著

反嘒遇賦

反嘒遇賦者為中丞胡可泉公作也中丞建節豫
州寔受 上簡移濟上之節以來士之受知公者
皆以為將遇于 上矣未幾火焚其臺用是失位
吳郡皇甫子安作嘒遇賦以寄意焉蓋反覆於公
之將遇而復厄以為非人之所為其詞有曰諒匪
人而寔天兮侯離合之無端夫才高招尤名盛叢

通鑑文集 卷之三十五
如自昔而然况如公之卓卓者哉予獨咎公之以材名自災而無所怨于天也作茲賦以反之

驟百里之修路兮厥車攻而馬良節鳴和以應鸞兮柔六轡之服褰眊阨陜而弗卽兮閑二軌於康莊行九十其猶半兮忽摧轅而臭載伊行路之心惻兮壹憤憊其永嘒嘒長號而大聲兮籲蓋高而委罪余覽詞而美之兮揆所諭而中槩爨燔木之爲災兮顧彼哉之所云弗執名而詞寔兮有近取於此身被文采之煒燁兮播修名之赫喧旣煌煌

其外炳兮復耿耿其中昕光旁燭之四遐兮輝彌散而方暉世黜闇之妬明兮紛狂狷而好構彼明者之見妬兮覆逢殃而蒙垢辟爨薪之在茲兮固始然之所就戛兩木而終燔兮宜星星而焚究彼燎薨與燬棟兮豈斯烈之爲咎旣斯咎之莫執兮何蘊懟而謂天苟改行與易意兮孰世遇之爲難弘曲學以阿時兮躋平津而開邸廣中庸以容身兮紆朱紱而殫齒原好修而彼放兮狙江介之悄悄胥盡忠而隕身兮從怒濤之極徼歷前事而證

之兮何禍福之弗自人直何往而不黜兮枉何往
而不信維此性之有植兮豈窮阨而捐旃孰知所
福之非禍兮珍厥好而逾肩溯黃河而西上兮指
朱圉之外郊自伏希之舊 今請端策以問爻玩
用晦於明夷兮與晉德之自昭騁玄志以觀妙兮
從吾心之所要

代定遠侯常玄振謝襲封表

伏以建侯均典屯亨與豫順殊恩受土偕榮繼絕
將策勲異慶肆惟念功之德聿昭錫胤之休何幸

負宸之辰再覩下車之制昌暉曠蕩盛際希寥言
念臣祖遇春降精應宿糾義合符逐鹿乘時方斬
竿而鵲起龍飛啓兆遂秉鉞以鷹揚一心齊德於
周臣百戰邁猷於漢將開疆采石淮陰鈔歷下之
勳定徼榆關英鄂憇渭橋之績師中畢命馬伏波
之忠勇孰隣沛上叙庸曹平陽之威名獨亞休明
並建帶河礪山靈爽攸歸榆鄉粉邑遭家不造竇
爵匪襜褕之辜維後無良曠世失衣襟之美忽諸
庭堅不祠餒矣若敖之鬼丹書鐵券堪悲永國之

盟遺履隨簪爰軫懷人之感淵衷斯切渙汗載申
廷議既俞洪施和布維衮及繡濯體拜八就之章
錫山與田起家食千鍾之祿義陋伯有之立仁符
微恪之封七葉存孤驟珥貂而厠貴九京委魄華
楸擗以迎輝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握乾御岳貞鼎凝命聰明殷憲亟夏勞
於三無禮樂姬興統靈欽乎二饗觀光揚烈舞干
羽而格苗居安慮危聆鼓鞀而思帥祖惟求定曰
萬不忘故使沉陸弱翎漸鴻迥而刷羽積凋蟠木

向柞苑以生梯踏地局天但知高厚望雲就日莫
罄瞻依伏惟臣玄振蓬弧末技純綺几材武謝燕
頷封逾投筆之願智慚豹略寵荷賜履之光蕭嘉
奮徒步而通侯周應發齊珉而著代程恩尤渥較
遇比隆仰海岳以何酬尚勉敵王所愾追箕裘而
勿替敢云讀父之書溝壑未填誓心走狗匈奴不
滅効志封狼伏願欽堯文以被四表則湯勇而正
萬邦電渚流樞吓熊羆而濬玉朝陽晞麓翽鳳凰
以鳴梧瑤壘靜氛天策掃撓搶之窟金泥應瑞紫

微扈太乙之居

哀新寧文

吁嗟乎莽沓迴互峭崖千里陰風振壑黯霧擁坻
亂崖悄寂浩漉何浹慘繚戾兮摧石未平燼草猶
靡鳥驚下而還飛獸狂顧而不止淒風嘻其蔽天
朝暎矇兮無際僕夫况以告予云新寧之舊壘爾
其攢壁嵒峒峻嶺峯峒谷隱林亘列峒晝黑交壤
猩獠接路獠險控新恩潛襟梧桂湍湍洄溪於
焉縈匯虎豹之所窟穴獮援之所躋趾乃有逋主

熟夫逃遁王誅據害乘危獫竊傾徂斬木騫柵夷
石輦郭矯靈竄命肆其毒痛股人脂血剗人皮膚
於是轅門戒變分閩稱師大將憑怒元戎致期直
天狼而比戈拂撓搶而建旗則有邕卒儂兵材官
募手勢壯虹霓聲搖海岫組練江明輜輶雲奏騎
躡躒而龍驤笳嘹亮以兕吼截水合圍羅山離陣
懸賞先登誓僇後進帥帑取弧之庸士賈投石之
謹將計馘而叙勞懼俘剗之弗塵選徒奮鎬觸形
投刃委骨成丘流血爲浸腐齒野腥崇尸峰隱鯨

鯢遯兮鱗沙危狡犴藏兮鯁獨悲微命哀兮誰別
扶天綱兮裂地維信事危而器竟胡玉石之云持
吁嗟哀哉兮生爲屢良死爲國竟賊也可避兵兮
孰容耒耜棄兮身首離弋網廢兮肌體戕舉腰膏
兮齊斧束腕約兮檻車竟結寃兮日薄氣構憤兮
雲長鬼嗚嗚兮夜嘯慟妻寡而子孤吾聞夫姒禹
宅岳矢謨陳德干羽舞階有苗來格方叔元老新
田興師厥猶克壯荆醜于威亦有良吏易劍市犢
弛捕伐渠以靖方國赫赫張侯一言降嬰應捷風
偃附靡角崩顯久虞公寇織于縫境屏竟孽以奏
膚功德文罔逮武畧乖張衆不見牧棄良子殃中
林求馬河上抽矛軍行昨明命賤勲蒙萬夫旋凱
四野悽號若帳所臨天棘繁菁高陰陽邁疾天平高
高於是壯夫慨慷游子惋傷瞻墟紆軫撫俾輟襄
嗟宇宙兮寥廓嘆時命之所當淚瑟瑟而縻縶憑
愁氛而托章

江午坡先生哀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已先

生年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天也而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也先生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者以爲先生也以僉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塾者皆以爲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皆以爲先生矣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峰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爲貴仕先生內得諸其家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敏旣絕人遠甚尤自振厲

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爲權力者屈當譎訛交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變其始人未詎信也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而先生之名亦成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爲人其詩文獨宗之其豪毅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略相類而先生無厭吉之病也厭吉督學江西忤宸庶人被其構陷力起大獄爲出廷臣以莅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先生亦忤

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濱於不測而後得
放還田里豈其所爲有以近禍者然宸度人以逆
誅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
度之君子宜不爲叛逆戮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
處果爲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
偷竦群懦而不爲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
未究其志未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
先生嘗爲予評李空同先生之文以爲近世絕出
謂其人已死而魂魄猶足以華國自爲詩哭之其
未云乾坤雙病眼終日望梁臺蓋悲一代文人之
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其怨閔之深也予哀先生
不能復爲言惟以先生哭空同者爲先生哭今日
照臨薊溪之間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
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衷於此也
夫其無衷於此也夫

存悼篇

亡室恭人淑敬陳氏將葬欲自爲志悼甚不能撰
次也念恭人平生最敬吾弟道原君之賢而知恭

人之修於內者莫若吾第詳吾評生宦游取友於海內爲不少然彼此室人棗修之問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毗陵唐荆川太史故屬道原爲狀將以乞太史銘而日月有期吾第之文不可卒致第書恭人所出系世生卒歲月受恩命數男女嫁聘之實與壙兆負向阡原名號授兒同康刻石納壙中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間形音情性忽若在前方其若在忽已相失靜神寧思欲馮一二悼復奪之真如忘矣吾

嘗謂恭人平生有不可曉者早起晏寢兢兢不惰而未嘗勤事菲弊淡苦近於鄙嗇而不曉營財對人面冷無美好口語而不能矜重遇下嫗煦易見情款而非掠恩施見女紅麗巧窮力模核不能不止而未嘗以自飾被服有客在堂輒撰且恐不及若奉長者而實不知爲誰不多識字而好攤書吟諷不善飲啖而好精治酒食無甚疾病而每親藥餌不尚禱祠而屢誦佛語談諧尤短而多記俚諺舊讒猜防絕踈而喜知小言細故又有可恨者居

常自言入室爲婦便出門從宦事舅姑之日少吾
罷宦來歸輒與吾服舅之衰惟得盡力於太宜人
之養耳今乃使姑哭之其母歿淺殯久日夜不忘
安厝之歸方與其父謀比父歿其兄弟治葬而自
嬰劇疾卧床徒淚吾有二子意頗少之知自難育
異妾再育也而臨逝數日顧聞妾舉女吾撫幼弟
愷中與長子同教之每謂吾必使二子皆才而同
康之才遠出叔下貴爲命朝列大夫之妻男聘女
嫁受女子之子之呼宜有大母夫人尊隆之道而
壓於吾爲子卑約自將終身未離女婦之節每月
朔旦三七日茹蔬爲吾禳疾而未見吾疾之減一
生謹節飲食專防瘍瘞之灾而以足疽之毒斃小
有不康攻治熯藝無所護忌而患疽在體顧護灼
忌砭以是不療吾於恭人有可追嘆者平日嬉閑
不少而觀書覓句之須屢有相問便屏不荅恐落
吾事不惜與人衍談謾語而一入室中悄然閉口
不省手肘囊篋而非時有索須臾必得先代諱辰
尊長誕日自不能記專倚內人相報而常譙不蚤

不問生事而倉卒有營常苛責辨好召客而不先
戒期徃徃匆迫出使行部曠歲閱月書問不絕於
常所游處而未嘗一言寄內無時不與客食而一
歲之中對案執筆無幾日喜近書冊而居止靡恒
臨食每忘內人非吾食已未敢食常怒然忍饑好
接人及以夜聚談出入來徃無期門不得閉城獲
困踣僵卧而妄謂肩鑰不謹訶責不嚴又有終負
愧者譏吾好與人遊廢事而今來徃加廣憂吾以
多思致疾而受人文請日多恠吾聚徒招謗而戶

外之履彌進咎吾夜深作書損目而秉燭事筆研
益酷戒吾易恚動氣而遇事猶發未能自制勉吾
靜寢安身而反增納側室勸吾強近酒肉以輔充
元氣而減損口味甚於勸時贊吾督課兒子勿吝
筆撻而今漸事姑息又有可悔者恭人生前不喜
華飾而以盛服加稱襪歛特憫宰殺而割牲為奠
具太侈本不信異教而用兒女子之言飯僧為佛
事以圖冥薦素習簡靜而多致有司監司賢士大
夫臨奠居常談葬法宜高大其墳使後人得啓視

撫哭爲慰而自以意作法錮以膠漆壙不容微罅况得復入視乎知其願在同穴而兩地穿壙百年之後當永永相望嗚呼悲夫技淚投筆止於此矣非言止此筆不忍復泚矣恭人之恨終長已矣追歎何及與永悔矣淮所負愧未有時弭矣納石幽宮遂別吾友矣曠亂無次非志非誅名其篇曰存悼以示兒女子云爾矣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謚議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瑒之繼室也何君爲主事已滿考以錄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爲安人矣不舉其封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術修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爲家人法而謂之曰列如今今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有益於世教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修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

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
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人倫所處異位而殊
名故於夫爲妻於舅姑爲婦於子爲母於兄爲妹
於弟爲姊於姪爲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
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得以其位舉
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
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爲能備
陰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
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悟

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
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
曲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
其夫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臧獲
知之其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
士大夫之所得聞其臧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
不得聞而閭巷凡人媪媪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
生之實則於德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
粹乎完備雖古列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

訂今能斷往事而揆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往
復論議裁正有互爲得失是才識之優也而歛飭
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儆戒諄切靡朝伊夕室暗矣
奧會無惰容不以藝宴之氣干於動靜雖以輔攝
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別出於自然德性可謂正矣
甘貧樂澹好引古人狷苦高潔行以壯何君所守
故居官僅足自給殆至無以爲殮絕無咨歎不安
之感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勉有無勤身
嗇生佐何君賓祭未嘗陋褊劇情菲惡廢禮督厲
臧獲無使浮食而拊視恩卹猶以亦人之子畜之
疾遽詬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之閑也今者不
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著行路之
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
也几筵之奠亨熟饋醕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
平日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
夫儉瑣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爲獻與給曲
中厚薄之宜治葬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
使者屬其夫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

自及也勉夫之妾使勿去爲之處其可以居松楸
勿翦之謀丞嘗可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爲之測經
費存危誠誨諭夫兄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
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
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動心而一二嚚嫗昏童
不可理論宜在以義斥絕念非夫之所忍含容顧
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旣不宜以累夫之朋
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死日時前期之
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札秉燭讀之達旦
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之能使父
兄不以爲哀婢僕不以爲諫皎日正寢十日所視
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行果確
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之
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爲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
如此其旣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
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爲不僭於是往告之郭
白峰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
何蔡二君之所可於是不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

其銘旌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日益多讀其旌則欲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姒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共姜伯姬祀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李竹坡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以先輩乃後生之所瞻非名德無以勵民俗太學乃公論之所出惟大同可以見人心苟衆情之未允豈私好之能干若群議之共推宜采風之樂取謹協同志特颺僉言竊見已故鄉先生尚寶司少卿李公源天與孝資夙成至性早晚躡於爭名之路專奉庭闈晚懸輿于得謝之門永瞻松梓生竭晨昏之懽沒謹禫祥之禮愛身以敬無樂春之所憂愉色爲悅有卜夏之所難惟百行之有本厥衆美之咸敦明取與之大節不見旣苟慎耳目之細娛終遠綵竹世方競侈而獨勵清修俗尚飭威

而專明退讓室無衣帛之妾家惟應門之僮郡邑
承風禮勤於下榻而語不謀私藩臺仰止情表於
式閭而議不及政攀望令色士有登龍之榮而不
爲矜峻接引靡怠乞假話言人有贈袞之貴而不
爲譏彈誨誘開誠朝衣以坐塗炭足喻守身之嚴
而平心率物有前賢之雅植杖而荷蕢蓀可俛忘
世之泰而愛君憂國有古人之忠至於左圖右史
蕭然一室之間晝誦夜思慨然千載之上寒士有
難於苦刻書生尚愧其專攻肆筆爲文傳者因之

紙貴隨材發論聽者渙然冰融昔董子下帷猶居
未遇之日孫公閉戶正及方盛之年未有處顯而
業加修踐老而學益篤爲之有得故無外物之可
移好不在他用能終身而不倦若夫入仕之蹟雖
以不久而所用未宏然其履官之方亦且有徵而
因事可紀督賦嶺南秉禮却兼金之餽視馬畿內
據法戢權璫之橫轉十萬之餉於遼陽果邁先期
而三軍有哺監寄留之儲於東郡大袞宿蠹而千
舶無淹固小試之所施亦大畧之可見使其幡然

改心肆矣陳力崇階固偉望之所宜茂業必令德
之攸出制作金石可被郊廟修飾圭璋足儀朝著
而堅於不事浩然獨樂群公臨門而勸駕莫回賁
趾之懷臺史交剡以薦聞徒高于遠之跡選部初
起尚寶繼遷循墻而俯看拜命之益恭踰垣而逃
竟遺榮以若棄堯舜而有巢由於茲見之曾閔不
爲宰季卓乎難哉即其高尚之一端已足厲俗况
於平生之具美尤宜表民掇其制行之巨凡蓋孝
廉之獨盛揆其立身之大致實德學之並隆宮墻
有侑食之典其舍斯人黷序有旌洲之文厥在吾
黨留意世風久共沐賢大夫之政垂訪輿論庶無
疑諸士子之言

顧新山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見故戶部侍郎顧公一代名賢千齡間氣修爲
勤恪操履醇完斷意浮華講明常存乎世用專力
本實行業每貫於民彝積庸累功致官位之隆而
無速化之術息交社請來譽聞之集而無名勝之
慚禮文飭周其所嚴者尤在祭祀喪紀之節嗜欲

輕淺其所謹者尤在男女飲食之間壽誕思諱而
堂無懽觴有孝子之所既忘而出於至誠無好異
偶忽之累燕處如齋而室絕裸侍有前人之所未
蹈而安若生性無勉爲矯制之難以進退爲居世
之大閑於退常勇而於進常怯以義利爲立身之
岐路見利若染而見義若貪由其無邪之思澹乎
方寸故有可見之蹟施於百爲節用愛人兩宰畿
縣而既去見懷碑碣共瞻於行道慎刑簡賦一守
和州而所爲有考俎豆已躋於宮墻晉陟郎官久

司武庫司馬深資乎碩畫揆厖邦政常兼他署之
謨猷中貴側目於堅持洗刷弊源預銷反門之覬
伺方遭正德頽綱之始獨爲當時執法之尤楚岳
徃叅民功克叙燭乾沒腴削之蠹穴盡駭身探計
縮伸盈詘之費經有同口授宸濠之變荆土以騷
督饋餉於蘄黃仍以軍旅之事協籌算於池皖不
徒疆場之防艱太初遺靡色辭之憚險妥平卒濟
絕心口之恃勞惟松茂之崇屏乃維州之故域砦
礮伊阻羗落不賓綏輯與震耀並行夷皆効順持

摩將訓齊借作士始知方至首方岳於江西反正
僕臣於留寺皆以望資之重不踰歲月之淹而練
識之所察稽得數郡隱逋之財以抹大沴清心之
所節省裁積年游宴之奉以裨小蠲爰拜奉常遂
貳戶部抱深憂於根本之地而以忠蓋倡列卿振
古誼於形勢之途而以純慤勵諸署審於國計固
其餘長未膺典選之要津而舉朝滌心化毛公之
儉非據持衡之台序而豪貴斂衽畏揚綰之清凡
此敷陳具昭睹記猶彰施於政務或有可能厥討

論其衷藏益知弗及謙謙自牧不萌先人之機慥
慥內敷實肥炫已之僞蓋古人之高致與君子之
用心流行於撫世酬俗之中畜積乎趨時辦事之
表若愚之貌繁盛德之形容無他之技信个臣之
襟量宜位百工之上或統六官之尊而守甘於不
徇節勵乎難進一辭而退累薦莫援旣貴而貧鼎
臣有同於韋布益勤在老十物不懈於耄期風類
降江河之趨一身以挽情僞譬秦越之背衆志咸
孚息彼此之爭以懿言代鈇鉞諭長少於善以和

色當醴醪爲不義者舉忌公知而因以自止殆不可數見不獲者輒若已責而未能使平則不敢安故常發慮以佐當路平寇之謀盡言以開有司賑饑之策憂勤何啻於任職憔悴幾至於傷生惟知憫窮卹隱之切身坐忘勞力費財之在我蓋自少迄老孳孳爲善而無一日之或偷由外及中惓惓好脩而無一言之不顧昔王文正之澹而晚有溺色之昏寇忠愍之剛而生有使酒之病曾魯公之敏達而以未暮不立貽議趙伯叔之敦龐而以臨治無能見少欲求全美信爲難逢惟公始終堯堯瑕瑜人之無祿天不憖遺庶士大夫遽亡典則比閭庠序均繫嗟思顧評頌之孔明悼儀刑之將遠王廷有易名之典非迂賤之宜聞黷官有侑食之文乃僉同之所請如蒙博訪輿情叅稽故實列上於朝以極榮哀之錫寵崇祭于社以副景仰之恂忱非但禮制爲之有光其於世風實非小補

讀埤雅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其

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
自病者亦多矣釋暈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
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蒼而釋重卦皆非其著
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
於明噐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
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
旣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
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革之
爲籟蕭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
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
食耶白華之爲菅管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
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
毛傳已明也蒲盧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
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
成羊曰羴旣成曰羊則羔與羴乃羊之小與未成
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槁蓋
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槁豕者
豬之通名豨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

者假今乃釋豕與豚不爲明也。豨豨豨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爲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爲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爲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豨二歲豨三歲特四歲豨與豕生三豨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爲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豨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爲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豨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誤，增入之也。

再書埤雅後

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爲書序，其義奧深，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旣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

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爲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爲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爲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闕埤雅漫志之

示劉生應昌

凡人有所感而嘆未嘗不喟惟顏子一喟非夫人之所爲喟也弟子有所聽於師而應未嘗不唯惟曾子一唯非弟子之所謂喟也此豈在聲氣之動言語之窾之間哉非有曾子之唯孰知顏子之喟非有顏子之喟何以得曾子之唯哉講之於詞義信不免守株刻舟之蔽想之於意象將不爲捕風捉影之虛乎疾雷破山不及掩耳失路忽反恍若有獲學者試以是觀之劉生應昌奉軸以請於予乞書爲大學旨因舉數語以示之以發其端劉生思之有得可以見告如其未得當復來問也

示王生國振

仁者人也軀殼形骸不名血肉純然天地之心目
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生理不自天闕不自滯礙
浩然流行目視自明耳聽自聰言自作又貌自作
肅是一人之身即千萬人之身是謂不獲其身是
謂克己若粘滯形骸執眉軀殼則有其身有其身
則於人爲對便有彼己旣認爲己生理便不流行
終日視聽言動皆不中節故不曰仁者身也而曰
人者仁也以此身公之於人乃名爲人故謂之仁
見爲我身即名曰己而不仁矣只是此身只是此
視聽言動自我作用而不可自我起意故曰人也
又曰取人以身曰克己又曰爲仁由己嗚呼知仁
之非身又知取人以身知克己爲仁又知爲人由
己可與語仁矣

題張月洲

像贊

草澤而有廟廊之情韋布而有鍾鼎之氣目瑩然
以澄神足謖然若將跂有時眉顰額蹙似殷憂深
念而愁思不在乎膚體有時袪掀袂舉若詡揚色

喜而矜泰非關乎死藝不知者以謂老驥繫櫪不
忘乎千里之志其知者以爲鳳凰翔于千仞猶未
得覽揮可下之時耶

陳沅潮小像贊

視不下帶步不踰咫尺方履士其業而儒其衣
者我不能殊乎人而載德蹈禮稱其服而文其容
者彼不得以預乎此其取舍好惡不隨俗之是非
而諸古人之同異憂思愉樂不主己之通塞而
存乎造化之太否蓋居今時而有尚友千載之心
處一室而有經綸四海之志非予之知君亦孰能
睹眉目而見心鑒神情於色理

題寄劉白川詩卷後

七言四句樂府最盛於唐予所尤愛者王昌齡王
建張籍劉禹錫數家時效其意輒有所作始謂似
之頗用自喜時運而往詩藏篋中偶取諷之乃知
與前數家大相反欲毀去以其亦有可喜者不
自忍欲復作以似之而好事不及少時故聊存之
而同志或欲取觀亦不爲隱今書數首以寄白川

劉先生白川俊才博學方橫行於制作之囿視此
何有而余猶謬謂有可喜者信可愧也

題寄盛子木詩卷後

中歲爲詩極慕王韋然不近也顧其澹泊幽閑之
意可以自諷而不可以與高材麗藻之士同其好
吾子木材志方盛詞采溢發如川至泉湧烏能與
余共此好耶卷帙粗惡書復不工尤可醜也

請閒寂上人來泉結夏疏

據砌磨磚何由作鏡臨槽碓米只爲待篩長連床

上帶刀須點檢鼻頭眉下香積厨中洗鉢莫孤負
一粒半顆頓爾發心方資接引瞥然眨眼正好承
當恭惟 芝山南院閒寂首座得來峭峻用處縱
橫立雪叅少室之機無臂可斷指幡悟曹溪之句
非風自翻兩隻草鞋何處不逢山水一條柳粟有
緣便下鉗鎚伏請遠降雲蹤大施雨法龍象蹴踏
荆棘成蘭桂之場旃檀熏修酸醎化醞醖之味但
看木上座提倡諸方不負陸大夫贊揚此事

偈頌

半嶺開堂結夏為具諸齋供因取十物各
為之頌

米頌

空鍋熾火難成飯有米無薪枉覓糜水火米三者
和合厨人辛苦竈前炊大桶盛來分小杓有人對
飯却稱饑

錢頌

輪郭中邊團轉陰陽面背分明嗔者目曰銅臭愛
則呼之孔兄我佛門中無彼此一索齊穿撒手行

道次半文曾不少說餘萬貫亦非羸

菜頌

冬瓜直儻侗匏子曲彎彎揉向油鐺一爇爛更添
鹽酢太多端着取舌尖能到鼻自分甜辣與鹹酸

蓆頌

馬祖陞堂百丈却卷此是古人死案休再挨眉傍
眼一條攤向繩床上正好高眠雙足展

香頌

禮足百懺悔合掌十弘願心念普皈依永誓不退

轉各求大解脫粘縛一時遣憑茲一捻香稽首瞿
曇面心香相續續立地觀音現

花頌

釋迦座上微笑猶是心迷顛倒優鉢羅花火裡開
開在千年堆糞掃

燭頌

膏火相傳燄幽室光四達燃是噴開花地處倏見
跋試問室中人光從何方發初燃答云光現地後
更言光滅大家白日瞋坐只道盲人眼瞎

草履頌

汝脚何似驢脚也用人間雙屨一任水泥拖帶步
步何曾踏着

扇頌

十枝八枝削竹塚一片兩片合紙裹本然握扇引
涼風引得風來添作火自心清涼滅煩熱六月端
向爐邊坐

筌筓頌

微塵合盡大千界折界各各成微塵畱塞虛塵總

是鐵筵掃穿無淨因一朝欄柅真入手界塵瞥眼
何曾有此是半嶺常住筵

諸善知識開堂于半嶺會澄坐普叅之外
勤誦經典為作此頌

燒香頌

認取鼻識香不在鼻認取意識香不知意作虛空
取虛空無氣何如剗却鼻頭聞與不聞無二釋迦
賺却阿難阿難枉垂悲淚

誦經頌

會念經人滿口讚佛不會念經人滿口謗佛是會
念經人一字不記不是會念經人以腹為筵是不
是曾不會且置且道經中是有字是無字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選慶元行
卷之三



西

